

# 樹猶如此

■ 小思



路上談

雖然，我一直都說皇后像廣場那排柳樹好優！每當假日，穿過車塵入氣，看見牠們呆呆站着，就已經十足可憐。萬一不幸，被什麼紅男綠女牽往，作個「瀟陵傷別」姿勢，拍照留念，我想，一向入詩上畫的牠們，必會暗暗悲歎：「我為什麼要生在這裏？」但，畢竟牠們就是生在那兒。那倒也不錯，算是委屈一點，讓我們城市人知道；什麼叫「弱柳隨風」吧！因此，每次打那邊走過，我都會對這幾株誤落塵網的柳樹，多看幾眼。日子久了，竟然覺得牠們站在那兒，實在十分可愛。

十二月十三號，下午五點鐘，我們剛看完「羣鬼」，從大會堂劇院跑出來，蓬草說：「我要去看架在水池上的舞台。」於是，我們拐了個灣，就站在水池旁看了又看。

其實，沒有什麼好看的，因為距離熱鬧的時間尚遠。我拿了杯汽水在喝，眼睛閉得很，自然就會看到那排柳樹，一叢瘦瘦的熱帶樹，一叢肥肥的黃菊花……牠們沒有特別感覺，我也沒有特別感覺。汽水喝罷，我們就離開了。誰知道？那竟是對牠們最後一眼了。

十三號深夜十二時許，是我為牠們「送終」的時分！

那天晚上，我實在不該再去。如果不去，我便看不見那堆又陌生，又可怕青年人面貌，看不見花樹殘骸，看不見仿如一場浩劫的現場：除了幾株高壯的樹外，其餘都倒的倒，折的折，有些更連根拔起，殘枝上掛了無數的絲襪、皮鞋。如果我不去，第二天看報，驚懼成份便淡得多，路經收拾妥當的現場，不見了柳樹，也只怪牠們不辭而別吧了，絕不會有給牠們送終的難過。如果我不去，便可證實自己事

前的擔憂，是那麼多餘。可是，好不幸，我竟然去了。

也許，有人認為我在大驚小怪，在狂歡的嘉年華會中，踏折幾棵柳樹，拋鞋擲石，又有啥稀奇？往年滿街炸彈的暴動，不是一樣過去了嗎？對的，我太希望自己是小題大做了。但我親眼看見的那羣衣着趨時青年人——一面無聊的笑容，一股無知搗亂的蠻勁，一份自以為是的意念……只不過是許多同類型份子中的小部份。還有其他的散佈在全港許多角落。如果說這次只是一時貪玩；那麼，誰能擔保，有一天，他們不會全體貪玩起來？那時，就絕不只推倒幾棵樹那麼小事了。所以，如果不搞好社會風氣和教育制度，就是弄出一百個更多彩的香港節，也只是不過給那羣青年人，多一百次放肆的機會，讓我們多一百次擔心。

青年人沒了自我控制的能力，沒有合理的羣體意識……結果是：樹猶如此，樹猶如此……！